

論衡

冊五

論衡卷第二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
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
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
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
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
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
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

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
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
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
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
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
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
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
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
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
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
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
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
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

一大字有廣

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

測漢德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
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
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
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
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
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
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
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
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
故有高平或以鑣鋪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
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
以論爲鑣鋪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
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

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
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
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
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
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
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
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
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
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
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尙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
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舩孰與
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也農
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

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成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

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
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
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
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
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
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
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
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
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
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
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
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

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
 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
 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
 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
 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
 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
 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
 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
 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
 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
 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
 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
 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

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
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
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
遠也望夜甚兩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
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
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
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
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
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
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
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
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
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
篇闐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
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闐絃歌之聲
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闐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
壁之中恭王闐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
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
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
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
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
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
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

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
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茲非實次序篇句
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
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
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
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
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
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
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
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
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
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

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
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
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
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
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
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
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
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
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
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
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
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

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躐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以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

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
 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
 卽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
 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
 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
 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
 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
 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
 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
 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
 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
 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
 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

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
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
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
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
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
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
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
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
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
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
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
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

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